

语义蕴含对词汇隐现的促动与牵制

田 禾

I 引言

一个词的语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句法结构中所承担的语义角色。比如“他刚吃完饭。”这个“饭”，在句中是受事。另一方面，从词汇学的角度来看，“饭”这个词通常指米饭。还有一个是指包括主食副食在内的食物。本文所指的蕴含语义，就是指这种词汇本身所有带有的基本语义和引申义。一个词的基本语义和这个词的引申义，因为各自所蕴含的词义本身不同，由此所激活的相关联的词汇也不同。比如：

- (1) 以前很多人家每天只吃两顿饭。
- (2) 男的在家不做饭。
- (3) 用这种电饭锅做的饭比较好吃。
- (4) 咖喱牛肉不吃饭，配面包更合适。

由于“饭”所包含的一天三次进食的语义，可以引发这个词与数量词“顿”的配合，例(1)中，不说“饭”只说“两顿”，意思也完全明白。而例(2)中，却不能因为出现了动词“做”，而自然联想到受事为“饭”，所以为使整个句子语义明确必须出现“饭”这个词。相比之下，例(3)的“饭”如果不出现，仍然能够迅速联想到包括选项“饭”在内的“食物”范畴。当然，如果前边有关于用哪种电饭锅做饭更好吃的话题，那么承前省略，例(3)的“饭”也完全可以去掉。相反，像例(4)这种占据主语位置的“咖喱牛肉”与动词“吃”是非论元关系的话题句，作为动词“吃”的论元“饭”必须出现，否则会导致语义混乱。这四个句子中，同样的名词“饭”的隐现情况各有不同，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或牵制了某个词语的隐现，这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沈家煊(2000)以“扔”为例，解释“他扔我一支烟。”这个句子成立的原因时指出，“动词‘扔’的参与角色只有两个，即扔者和被扔物，为什么能进入有三个论元的给予句式？因为动词的词义不仅仅是参与角色，而是一个ICM。”所谓ICM就是指理想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即最符合人类通常理解的词义模式，也就是根据一般的背景知识能够跟这个词发生关联的最基本的语义认知。本文所要讨论的语义也是基于ICM而对某个动词、名词在一个句式中是否能够不出现而仍旧不影响句子表达完整语义的一个观察。

II 动词的隐现

有这样两组句子，V在句子中出现(A组)：

- (5) 今天是星期六。
- (6) 她不会说中文。
- (7) 这件毛衣穿着很暖和。
- (8) 衣服晾干了，收回来吧。

V不在句子中出现(B组)：

- (5)' 今天星期六。
- (6)' 她不会中文。
- (7)' 这件毛衣很暖和。
- (8)' 衣服干了，收回来吧。

两组对比可以看到，“是”字句中的动词“是”、能愿动词“会”后边的动词、中动句中的动词词组、以及带结果补语的谓语动词有可能自由隐现。虽然并非穷尽，但这四种情况比较常见，因此本文选择分别考察这四种类型的句子中动词的隐现，来整体性地观察汉语动词隐现的句法及语义条件，以及动词出现与否对句子在句法和语义表达上所产生的影响。

1. “是”的隐现

张和友(2012)认为：“是”就是结构意义的一个函项，其基本功能是断定(assertion)。可以视为“话题—说明”之间的断定标记。“是”在各个结构中的基本功能是一致的，但其在结构中的具体意义则可以有别，表现为从客观断定(典型)到主观语气断定(非典型)的延伸。根据这一观点，一般的用“是”做谓语动词的句子都可以认为是客观或者主观断定：

- (9) 他是北京人。
- (10) 甲：今天真暖和。
乙：是不冷，我都有点儿出汗了。
- (10)' 甲：今天不冷。
乙：真的欸，今天一点儿都不冷。

有某种依据，比如他的口音等等，说出例(9)这句话就是说话人的客观断定；而例(10)的乙表示赞同对方的观点，在语音上重读“是”，凸显了说话人的语气，就是主观断定。对比同样表示赞同的例(10)'可以知道，用“是”表赞同时还表达了发话人的主观态度，“是”传递

了句子的外部成分附加信息，相当于意料之外的“真的欸”这个部分。“是”有时候表达意外的语气，也有可能后边接着否定的意见，比如“今天是不冷，不过风还是挺大，衣服穿少了可不成。”运用这种先赞同后否定的会话技巧，以便更容易得到对方的同意。总之，“是”只是传递外部信息，即使不出现也不影响句子本身的主要信息的构成。

不用出现“是”而句子本身也成立的还有名词谓语句[NP+数量词]，如：

(11) 苹果10块钱三斤。

比较特殊的是[NP一个]结构：

(12) 傻瓜一个。

(13) 大美女一个。

(14) 帅哥一枚。

胡清国(2017)指出：“NP一个”的承继关系可以简化为这样一个连续统

名+数>名+数+名>名+数+量>名+一量>名+一个

并认为由记帐归类而发展为带有情感态度，其演变轨迹为

名+数量(物或人的归类)(数不限“一”)

也就是说，由数量域的客观性的[名(人)+一个(归类)]而发展为同样表示数量域的[名+一个(评价)]，进而发展成表认知域主观性的评价。而评价实际上也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自我为基准进行的主观评价；另一个是发话人与对方分享自我评价，具有交互主观性。在[NP一个]结构中，NP为相对开放的类，“一个”是标记语。这样一来，与例(11)那样单纯记帐的名词谓语句就发生了本质上的区别，“是”无法出现在表示评价的[NP一个]结构中。

还有一种名词谓语句[S+一NP]结构：

(15) 他就一犟脾气，您别跟他生气。

“是”可以出现在主语后头，胡清国(2017)认为这种句式中的“一”是非标记语。本文也认同这种观点，因为可以补出量词，“他就(是)一副犟脾气”。整个句子仍然是个判断句。不过，下边例句中通常不出现“是”。

(16) 她一北京人，哪儿来的闽南腔！

(17) 你们仨傻冒儿，让人骗了吧？

(18) 他一孩子，能有多大能耐。

上边这三个句子将[—NP]作为主语的一个先决条件，来阐述后半小句，因此通常不出现“是”以便使后半小句的语义重心得以凸显。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关“是”的隐现情况可以归为以下三大类。

一是“是”字隐现自由，不过语料中不充当句子成分的情况较多。具体为：

NP+数量词：(19)现在三点多了。

NP+身份：(20)他们都南方人。

[S+—NP]：(21)她也就一小演员，没那么大排场。

二是“是”字不能在句子中出现的情况，即[NP一个]结构。

(22)那人，骗子一个，甬理他。

三是“是”字必须在句子里出现的情况，主要是名词谓语句的否定式，以及作为话语标记的重音“是”字。前者是句法的要求，后者是语义的要求，当然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不需要表达附加信息“是”字完全可以不出现。

(23)你也不是小孩儿了。

(24)这个问题是不好解决。

作为话语标记，其判断基准之一就是从句法角度来说即使不出现在句子里也不会降低句子的合格度。那么不仅仅是“是”字，其他的话语标记当然也完全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而自由地隐现，如下句各例的划线部分：

(25)您看，这件事怎么办好啊？

(26)我觉得你不应该告诉他。

(27)我认为这样做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28)还是先联系一下比较好，我觉得。

从“是”字来看，其隐现条件完全符合汉语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句法条件是基本，如果影响构式表达语义时必隐，V承载的是言外之意时可隐，有其他链接手段时多隐。

2. 能愿动词“会”后V的隐现

紧跟在表能力的能愿动词“会”后边出现的动词有一些可以完全不出现，从实际语料来看，这样的句子中宾语部分的名词往往是语言类或者运动项目类，如：

(29) 她爱人会(说)一点儿中文。

(30) 你会什么运动?

(31) 她会哪种乐器?

有意思的是, 像例(30)和(31)这样的疑问句在“会”后头不出现动词比较自然, 而回答的陈述句反而要出现相应的动词。

(32) 我会打羽毛球。(?我会羽毛球。)

(33) 她会弹钢琴。(?她会钢琴。)

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就是由于名词的ICM所激活的动词不同。运动项目不管是具体哪一种, 都有一个共同的动词[D0], 在人们通常的认知中, 运动无外乎是通过身体某个部位进行的动作, 所以即使在句子表层不出现具体动词也可以由“会”所表达的有能力从事某项活动的语义来促发联想。而回答的句子中宾语是“羽毛球”, 这原本只是一个物体的名称, 并不能代表运动项目, 所以必须明确地出现相关的动词“打”, 而“打羽毛球”在人们的交际会话中使用频率增加, 渐渐作为一个运动项目而固定在百科知识里, 所以单说“会羽毛球”也能理解意思。相比之下, 用“会柔道”就很自然, 原因也是因为“柔道”这个词通常的理解就是一项有技巧的运动。以此类推, “会电脑”也是指操作电脑, 如果不是反而要明确化, 比如“会修电脑/会装电脑”等等。这说明“会”后边可以不出现动词的条件取决于充当宾语的名词, 如果该名词的ICM能够激活[+技能/技巧]这一语义联想, 具体动词就可以不出现。反过来说, 如果充当宾语的名词无法激活这一语义联想, 就必须补出具体动词。拿“饭”这个名词来说, 其ICM首先激活的是“吃饭”这一不含技术性的行为, 而表示技能的“做饭”与“饭”有语义关联, 但不是其第一层级的语义联想, 所以必须明确化。这样看来, 充当宾语的名词不仅要能激活[+技能/技巧]这一语义联想, 而且必须是所能激活的第一层级的语义。

实际上, 通过能愿动词“会”后头的动词的隐现分析, 可以看到其隐现规律是符合语言的缺省原则的, 由名词激活的动词具有最基本的与“会”相匹配的语义, 当然就无需特别标注, 可以自然地隐而不现。

3. 中动句的动词隐现

张新华、蔡淑美(2016)将汉语的中动句归纳为“能可”式、“值得”式、“难易”式和“V_xAP”式, 并指出“V_xAP”式为殊指, 指在人具体的动作过程中把主语事物的性质向外展示, x即指动作进行的各种具体体貌情形。

(34) 这个菜看上去很辣, 没想到吃起来很甜。

文章中认为典型的体貌成分是“着”，准体貌成分有“起来/上去/下去/来”。例(34)中的“看上去”和“吃起来”也都可以换成“看着/吃着”。从动词隐现的角度来说，如果只说明主语事物的性质状态，不涉及具体的动作过程的话， V_x 完全可以不在句子中出现。如：

(35) 今天他(看上去)有点儿不高兴。

(36) 要解决这个问题(看来)还颇费时间。

不同的 V_x 有可能得出不同的性状描写，如例(34)那样前后不同的情况，此时为了说明主语两种性状的产出过程当然不能省略 V_x ，而在前后不发生对比的例(35)、(36)中， V_x 隐现自由。不过再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有些主语的性状是仅限于在某中动作行为过程中才能呈现出来的，比如：

(37) 臭豆腐闻着臭，吃起来香。

臭豆腐的“香”仅限于在吃的过程中展现，主语“臭豆腐”与其性状“香”之间必须明示具体的动作方式。而通过对“他”外部表情等的观察得出“不高兴”的性状描述，二者之间最基本的行为方式“看”是必然的，完全可以缺省。这说明，如果以性状描述为主，其行为过程无特殊性，那么在这样的句子中 V_x 可隐而不现。

类似“ V_xAP ”式中动句中动词词组隐现情况的还有“被就业”这样的新型被动表达方式中[MAKE]动词的隐现。

(38) 我们这批刚刚大三的学生已经被就业了。

(39) 村民们又一次被选举了。

新型被动句的分析结果表明，(38)的实际语义为“被学校假造为就业了”、(39)是“被村委会假造为选举了”，说话人为表达自己不明真相而受到愚弄的心情，在被动句中不使用通常要出现的动词，而新型被动句的动词均可归纳为[MAKE]，其句型是[S被 Φ MAKE + VP(了)]。句子要表述的是S被动地有了结果VP。

中动句和新型被动句中动词词组的隐现现象具有共同点，即当句子叙述S及其性状/结果时，如果产出性状的动词或造成结果的动词都是能够由性状或结果所激活的最典型的动词，那么这样的动词本身就不必出现。中动句即使发生动词隐含也不降低句子的合格度，而被动句动词隐含就打破了通常意义的被动句S与VP的语义关系，完全成为一种以往没出现过的新类型。也就是说，动词出现与否对不同句式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异。当然，不管是影响多大，也仍旧不会脱离表层的句法要求。就拿新型被动句来说，即使是语义关系彻底改变了，但仍符合被动句[S被VP]的基本形式。

4. 结果补语的动词隐现

结果补语从补语的语义指向来看有三种类型,分别为针对施事、受事以及动作行为所进行的补充说明。其中补语的语义指向为受事时,受事宾语占据句首位置的情况也较常见,如:

(40) 衣服洗干净了。

(41) 饭做好了。

施事不出现,整个句子以主语位置上的受事为话题,说明受事经过某种动作行为而出现某种结果。由于施事本身没有出现在句子中出现,所以并不是以谁做了什么为主要叙述内容,而是要说明某物变得如何。那么即使表动作行为的谓语动词去掉,句子的主要语义仍然得以保留,并且符合句法要求。所以“饭好了。”在日常生活里的使用频度决不亚于带动词的“饭做好了。”不过,“衣服洗干净了。”感觉稍有不同,与下边这个例句对照一下:

(42) 衣服洗破了。

单说“衣服破了。”意思发生了变化,是指穿的时间长了出现的结果。也就是说,动词“洗”造成的“破”信息量大,去掉的话对句子的语义产生很大影响。相对来说,“衣服干净了。”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必定经过了某些诸如“洗/擦/刷/弄/处理”等步骤,所以整个句子即使不出现谓语动词也可以联想到大致的动作行为,但毕竟“干净”的结果是人为的,不是自然出现的,所以动词还是不省去更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这样看来,不出现施事以受事为主语的结果补语句,动词的隐现会对句子的整体意思产生影响,只有当结果补语所描述的状态不涉及信息含量大的动作行为时,谓语动词才能隐而不现。

以上分析表明,根据缺省原则,动词可以由宾语名词激活或者状态/结果激活时可隐;只说明S的状态,不涉及引发状态的动作行为时可隐。

从动词隐现的四种情况来看,作为话语标记的“是”比较特殊,涉及到说话人的主观意图,与句子内部结构无关,隐现与否完全取决于是否需要传递主观信息。其他三种情况的隐现实例说明,动词隐而不现主要是信息量的减少,在语义改变和句法改变这两者之间只能取其一,像“衣服(洗)破了。”这样的如果动词不出现语义将发生由人为的结果到自然出现的结果的变化,同时句子由带结果补语的动词谓语句转换为形容词谓语句,也就是说语义句法都会变,这样的情况下动词无法自由隐现。相反,像新型被动句那样,哪怕是语义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依然符合[S被VP]的形式,动词就有可能不出现。抑或是像“要解决这个问题(看来)还颇费时间。”、“饭(做)好了。”这样的动词不出现虽然改变了句型,但主要语义没有变化,只是信息量的增减。而这样可以自由隐现的动词都符合其ICM认知能够发生自然联想,即使隐而不现也不会妨碍理解。

III 名词的隐现

张金桥(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按照语言认知中的激活扩散原则¹⁾,量词除了能激活量词信息以外,还能激活它所修饰的名词信息,而被激活的名词信息也能反过来进一步激活量词信息,从而形成一个激活扩散的网络系统。”这个结果符合名词的ICM,也就是说,与名词的语义相关联的不仅有动词,还有最匹配的量词等诸多信息,只不过落实在某一个句子中时其中的某一项得以凸显。那么我们从量词和动词这两个角度分别观察汉语名词隐现时的具体情况。

1. 量词对名词隐现的影响

我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问卷调查。对10名出身地不同、年龄在25岁左右的年轻人进行了[一顿+名词]和[动词+一顿],这两项调查。出现了“一顿狂买/一顿折腾/一顿饭”等等不同的回答。可见“一顿”并不是只限于跟“饭”相关联的唯一的量词。这说明先有名词再联想相关的量词远没有先有量词再联想有关的名词自由。在[动词+一顿]的调查中也显示出同样的现象。有“打一顿/骂一顿/吃一顿/撮一顿”。不过,在我们去掉动词,换成“你家是一天两顿还是一天三顿?”这个问话之后,所有人的回答都限定在吃饭语义上,没有理解为买东西或者打骂等其他行为。这样的调查结果很明显,说明单靠量词激活的绝不可能是同样一个名词。也就是说,有时名词不出现在句子里也仍然不影响语义表达和理解靠的是人的综合性的百科知识背景,而不仅是单纯的句法或词汇的直接激活。不同的量词所能修饰的名词数量差异很大,相对来说“顿”的使用范围很有限,再加上“各家各户每天进行两次或三次的活动”这种有所限定的语义选择,激活“顿”所能修饰的名词范围内之一的“饭”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果换成“个”这个适用范围最广的量词,问“你家是一天两个还是三个?”后头可能出现的名词太多,除非是承前省略,否则无论如何也无法确认具体是哪个名词。

以上分析说明,量词能激活的名词并不只限于一个,所以必须是在句子中其他词汇共同构建的语义环境中才能锁定要激活的具体名词。同时仍然受到量词的ICM的影响,最终锁定的名词一定是所在语境中最为常见的一个。

2. 动词对名词隐现的影响

汉语的动宾结构异常复杂,张伯江(2018)对于汉语动词的非论元角色进入句子的主语和宾语位置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汉语基本句法是并置方式的说明性关系”,并特别在文章的结语中提及吕叔湘先生和沈家煊先生对于汉语动词用法的论断,明确地以该论文的结论支持二位先生的观点,说“本文把吕叔湘先生关于‘形容词+方面补词’的观察推及不及物和及物动词,看到更丰富的事实,验证了沈家煊先生‘汉语动词的用法几乎都是不及物的,或者说,及物性较低’的论断。”先生们的观点从两方面做了提示,即句子里跟谓语动词有

1) 激活扩散原则(Spreading Activation Principle)

关的有很多名词并非其论元成分，而非论元角色也能占据句子的主语或宾语位置。尤其是对于很多语言都以及物动词带其论元成分充当宾语的动词核心功能在汉语中并非主流的现象解释为，“其实汉语动词与其后成分的关系，从动词角度看，都是其所关涉的方面；从‘宾语’角度看，都是说明”。这样一来，每一个汉语动词的ICM都会因实际语境的变化而出现很多不同，比如动词“吃”就可能跟任何一种食物或者食物以外的名词发生关联，诸如“吃食堂 / 吃小灶 / 吃老本儿”等等都会在适当的语境中出现。不过，仍然有一个是最基本的原始语义，所以当人们互相问候“您吃了么？”的时候，毫无例外地都会联想到“吃饭”，而不会产生其他的联想。可以说，汉语宾语的不出现绝大多数都是有前后文的承前省略，而真正可以隐而不露的为数极少，有些更是固定搭配的离合词，比如：

(43) 我听说小王他俩离了。

“离婚”在“小王他俩”这个复数的前提下，即使只说动词“离”也会激活“离婚”的语义，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两个人之间发生的“离”只能联想到婚姻关系的解体，可以说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语义选择项，所以其后的名词“婚”所承载的信息量极少，不说也不会影响表达和理解。

从以上对名词隐现的情况分析来看，不管是单靠量词还是动词，都不足以促成与之相关的名词隐含，而必须是句子中其他词语提供足够的语境，并且能够隐而不露的名词必须符合激活它的量词或者动词的ICM所能锁定的最基本的语义。

IV 结语

比较动词和名词的隐现情况，可以说V的隐现与主观还是客观的表述密切相关。同时从信息传递的必要性出发，依据缺省原则，最经济性的信息传递是直接影响动词和名词隐现的关键，依靠句子中其他词汇的ICM来激活相关联的动词或名词最基本的语义，被激活的动词或名词是否隐现最终是在经济性原则的支配下，选择最合理的表达方式承载适量信息的结果。

参考文献

- 胡清国(2017)〈现代汉语评价句式“NP一个”〉，《汉语学报》第1期
 沈家煊(2000)〈句式和配价〉，《中国语文》第4期
 杨子(2011)《言语交际的关联优选模式及其应用》光明日报出版社
 张伯江(2018)〈现代汉语的非论元性句法成分〉，《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张金桥(2015)《汉语词汇认知心理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张和友(2012)《“是”字结构的句法语义研究——汉语语义性特点的一个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新华 蔡淑美(2016)〈论中动事件及汉语中动句系统〉《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

语义蕴含对词汇隐现的促动与牵制

田 禾

本文针对现代汉语中动词、名词的隐现进行了考察。第一章对动词隐现的分析选取了“是”、能愿动词“会”后边的动词、中动句中的动词词组、以及带结果补语的谓语动词这四种类型，分别考察这四种类型的句子中动词的隐现，来整体性地观察汉语动词隐现的句法及语义条件，以及动词出现与否对句子在句法和语义表达上所产生的影响。从“是”字来看，其隐现条件完全符合汉语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句法条件是基本，如果影响构式表达语义时必隐，V承载的是言外之意时可隐，有其他链接手段时多隐。之后以“会(说)汉语”和“会做饭”为例进行了对比，指出动词不出现的条件是充当宾语的名词其ICM不仅要能激活[+技能/技巧]这一语义联想，而且必须是所能激活的第一层级的语义。对VxAP型中动句的分析结论表明，如果以性状描述为主，其行为过程无特殊性，那么在这样的句子中Vx可隐而不现。用新型被动句为这一结论做了旁证。并在结果补语的分析中进一步指出，根据缺省原则，动词可以由宾语名词激活或者状态/结果激活时可隐；只说明S的状态，不涉及引发状态的动作行为时可隐。总的来说，可以自由隐现的动词都符合其ICM认知能够发生自然联想，即使隐而不现也不会妨碍理解。在第二章从量词和动词两个角度观察了各自对名词隐现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看到，量词能激活的名词并不只限于一个，所以必须是在句子中其他词汇共同构建的语义环境中才能锁定要激活的具体名词。同时仍然受到量词的ICM的影响，最终锁定的名词一定是所在语境中最为常见的一个。随后的动词激活也说明了，不管是单靠量词还是动词，都不足以促成与之相关联的名词隐含，而必须是句子中其他词语提供足够的语境，并且能够隐而不露的名词必须符合激活它的量词或者动词的ICM所能锁定的最基本的语义。最后的结论是，比较动词和名词的隐现情况，可以说V的隐现与主观还是客观的表述密切相关。同时从信息传递的必要性出发，依据缺省原则，最经济性的信息传递是直接影响动词和名词隐现的关键，依靠句子中其他词汇的ICM来激活相关联的动词或名词最基本的语义，被激活的动词或名词是否隐现最终是在经济性原则的支配下，选择最合理的表达方式承载适量信息的结果。